四庫全書

史部

汴京遺蹟志卷四

明 李濂 撰

山岳

夷山

夷山在裏城内安遠門之東以山之平夷而得名也亦名夷門山古有夷門乃侯嬴監守之處史記云夷門汴之城東門也而安遠門乃汴之北門今北門内地勢頗高似是夷山而司馬遷乃云東門意者古今城垣改徙

不一今莫可考矣

艮岳壽山

艮岳壽山在汴故城東北隅初徽宗未有嗣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宫生子漸多帝甚喜於是命户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宫之東築山象餘杭之鳳凰山號曰萬歲山旣成更名曰艮岳周迴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介

亭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緑華堂書館八僊館紫石岩棲真磴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峰並峙有鴈池噰噰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汧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三亭羅漢岩又西有萬松嶺嶺畔有倚翠樓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方沼沼中作兩洲東為蘆渚浮陽亭西為梅渚雪浪亭西流為鳯池東出為鴈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亭後由磴道上至介亭

亭左有極目亭蕭森亭右有麗雪亭平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澗西行為漱瓊軒又行石間為煉丹凝真觀圜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斯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臺消閒館飛岑亭支流別為山莊為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為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

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為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宫既成帝自為艮岳記以山在國之艮位故也岳之正門名曰陽華故亦號陽華宫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毁堰拆牐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賜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於萬歳山其旁植兩檜一夭矯者名曰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曰卧雲伏龍之檜皆以玉牌填金字書之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峰曰慶雲萬態奇峰又作

絳霄樓埶極髙峻盡工藝之巧其後羣閹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髙深亭榭樓觀不可勝紀四方花竹奇石咸萃於斯珍禽異獸無不畢有矣宣和六年有芝產於艮岳之萬壽峯改名壽岳一曰壽山時蔡京子蔡攸有寵於帝進見無時嘗言於帝曰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豈徒自勞苦哉而帝遂數微行因令苑囿多為村居野店每秋風靜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知其不祥之兆帝晚歲患苑囿之衆國

力不能支數有厭惡語由是得稍止及金人再至圍城日久欽宗命取山禽水鳥十餘萬盡投之汴河聽其所之拆屋為薪鑿石為砲伐竹為笓籬又取大鹿數千頭悉殺之以啗衛士云

徽宗御製艮嶽記畧　於是按圖度地庀徒僝工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濵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最瓌奇特異瑶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粤之野移枇杷

橙柚橘柑椰桔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隴連綿而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峰峙立其下植梅以萬數緑萼承趺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萼緑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内方外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僊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巖

祈真之磴攬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峨
兩峰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鴈池池水清泚漣
漪鳧鴈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
噰噰北直絳霄樓峯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幾
十里而方廣兼數十里其西則參朮杞菊黄精芎
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秔秫築
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巢雲高出峯岫下
視羣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綿亘

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
之曰由龍淵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
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於前後號萬松
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
東為蘆渚亭曰浮陽西為梅渚亭曰雪浪沼水西
流為鳳池東出為鴈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
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
妃聖像東池後結棟 山下曰揮雲亭復由磴道盤

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山絶路隔繼之以木棧倚

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

高於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巉巖

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

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

上流注山澗西行潺湲為漱玉軒又行石間為煉

丹亭凝真觀圜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斯

閣北岸萬竹蒼翠蓊鬱仰不見天有勝筠菴躡雲

臺消閒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為山莊為回溪自山蹊石罅寨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彫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巖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環會紛萃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所能為者此舉其梗槩焉耳

僧祖秀陽華宫記　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艮嶽於禁城之東陬詔閹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壁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觝觸若踶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竒盡怪輔以磻木瘿藤雜以黄楊對青竹蔭其上又隨其榦旋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架棧閣仍於絶頂增高樹以冠之搜遠方珍材盡天下蠹工

絶伎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竒獸動以億計猶以為未也鑿池為溪澗疊石為隄捍任其石之怪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為山山骨暴露峯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峯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脚曰杏岫又增土疊石間留隙穴以栽黄楊曰黄楊巘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香嶂又得赬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

椒蘭雜植於其下曰椒崖接水之末增土為大陂從東南側栢枝幹柔容揉之不斷葉葉為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栢坡循壽山而西移竹成林復開小徑至百數步竹有同本而異榦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斑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為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絕頂開深池車駕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為瀑布曰紫石壁

又名瀑布屏從艮嶽之麓琢石為梯石皆溫潤淨滑曰朝真磴又於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別治園囿曰藥寮其宫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萼緑華堂築臺高千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為品字門以通前後苑建八角亭於其中央榱椽窻楹皆以瑪瑙石間之其地琢為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行幸東西擷景二園

西則湖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閶通金波門北幸擷芳苑堤外築疊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略無隙地又於舊地作野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巖磴道隘迫石多峯稜過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羣峰所出入者此二關而已又為勝遊六七曰躍龍澗漾春陂桃花閘鴈池迷真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陽華宫然陽華大抵衆山環列於其

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宮門於西入徑廣於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峯而名之獨神運峯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盤固侯居道之中束石爲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書建三丈碑附於石之東南陬其餘石或若羣臣入侍帷幄正容凜若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奮然而趨又若傴僂趨進其恠狀餘態娛人者多矣上既悅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奎

章畫列於石之陽其他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棋列
星布竝與賜名惟神運峯前巨石以金飾其字餘
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甲乙者乃命羣峯其略
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棲霞
捫參銜日吐月排雲衝斗雷門月窟蹲螭坐獅堆
青凝碧金鼇玉龜疊翠獨秀棲煙嚲雲風門雷穴
玉秀玉竇銳雲巢鳳雕琢渾成登封日觀蓬瀛須
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溜玉噴玉藴玉琢玉積玉

疊玉叢秀而在於渚者曰翔鱗立於涘者曰舞僊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於壽山者曰南屏小峯而附於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鳯烏龍立於沃泉者曰留雲宿霧又為藏煙谷滴翠巖摶雲屏積雪嶺其間黄石仆於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峯異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寘於褒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寘於蕚緑華堂者曰慶雲萬態奇峰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

盡矣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與排墻避敵於壽山艮嶽之巔時大雪新霽丘壑林塘宛若畫本凡天下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愕信天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遊陽華宮而民廢之矣

張淏艮岳記畧　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但形勢稍下儻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土培其岡阜使稍加

於舊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内乂安朝廷無事上頗留意苑囿政和間遂即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岳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取浙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所費動以億萬計調民搜巖剔藪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黄封護視稍不謹則加之以罪斵山輦石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神運舟楫相繼日夜不絶廣

濟四指揮盡以充輓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進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者大率靈壁太湖諸石二浙奇竹異花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異木之屬皆越海渡江鑿城郭而至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勔及蔡攸入貢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伎藝凡六載而始成亦呼為萬歲山奇花美木珍禽異獸莫不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瓌麗極於此矣越

十年金人犯闕大雪盈尺詔令民任便斫伐為薪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十萬人臺榭宮室悉皆拆毀官不能禁也予頃讀國史及諸傳記得其始末如此每恨其他不得而詳後得徽宗御製記文及蜀僧祖秀所作陽華宮記讀之所謂壽山艮岳者森然在目也因各摭其畧以備遺忘云

宋史筆斷論花石綱之害 徽宗取敗之道固始於蔡京豐亨豫大之對然致天下之騷動敵兵之

憑陵而身不能守其宗社者皆由朱勔花石綱之運有以促亡之耳初朱勔因蔡京以進上頗垂意花石勔初致黄楊三四本上已喜之後歲歲增加遂至舟船相繼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每一發輙數百萬故花石至京師者一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緡此花石綱之始也旣而作萬歲山運四方花竹竒石積累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巖萬壑麋鹿成羣樓觀臺殿不可勝紀此花石綱

之中也又為苑囿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之景又聚野獸禽鳥於苑囿中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川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為不祥之兆此花石綱之末也徽宗於是盡棄國政乃與蔡京等酣歌達旦以燕以遊將為終身之樂焉故太學生鄧肅上十詩諷諫即詔放歸田里至於舟兵苦之羣聚為盜方臘稱亂浙土騷然然後罷花石綱使般運糧道於時雖有罷之之名而實無絶之

之意蓋冀盜息而即復之耳故陳過庭乞罷冗官則貶於黄州張汝霖請罷進花果則貶於均州而蔡京等遊樂如故不數年間而尼堪斡里雅布乃引兵大入城邑多陷上心始懼遂欲罷之及罷非泛上供并延福宫西城租課内外製造局嗟乎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令寇盜既至禍亂已成乃始懼而修政不亦晚乎向使徽宗早信鄧肅之言誅蔡京戮朱勔竄童貫族王黼絶愉目之竒

玩救勞苦之生民則尼堪斡里雅布雖猛如狼虎亦豈敢肆跋扈而蹈我中國哉惜乎徽宗悔悟已晚噬臍無及故雖有改轍之心而莫能為謀矣悲哉

洪邁容齋續筆　宣和間朱勔挾艮岳花石之名以固寵利東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門如徐鑄應安道王仲閎輩共濟其惡豪奪漁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或未即取而護視微不謹則加以大不恭罪及發

行必撤屋決牆而出人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
惟恐芟夷之不速楊戩李彦創汝州西城所任輝
彦李士渙王滸毛孝立之徒亦助之發物供奉大
抵類𠝹而又有甚焉者徽宗患其擾屢禁止之然
復出為惡不能絶也偶讀白樂天紫閣山北村詩
乃知唐世固有是事謾録於此晨遊紫閣峯暮宿
山下村村老見予喜為我開一樽舉盃未及飲暴
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我席上酒

掣我盤中飧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斲其根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切勿語中尉正承恩盖貞元元和間也

周密癸辛雜識　前代累石為山未見大顯至宣和間艮岳之役興連艫輦致不遺餘力其大峯特秀者不特侯封或賜金帶且各圖為譜然工人皆出於吳興謂之山匠盖吳興北連洞庭多產花石

而下山所出特秀奇故四方之為假山者率於此中取之嘗聞汴京父老云艮岳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之慮乃先以膠泥實塡衆竅其外復以麻筋雜泥固濟之日曬極堅實始用大木為車致於舟中直俟抵京然後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此法奇甚前所未聞也又云萬歲山大洞數十其洞中皆築以雄黃及爐甘石雄黃則辟蛇蝎爐甘石則天陰能致雲霧

滃鬱如深山窮谷後因經官拆賣有回回者知之因請買之凡得雄黄數千斤爐甘石數萬斤

和維愚見紀忘　艮岳舊址無存久矣問之皆曰三山兒坡是也其誤甚矣考之宋史徽宗於宫城東北起景龍門複道禁中每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又於次東建寳籙宫後累石為山以其在艮方也號艮岳又稱壽岳夢華録云京城北壁其門有三從東曰舊封丘門中曰景龍門乃大

內城東角寶籙宮前也次西曰金水門近見汴之城池沿革一帙云北面三門中曰景龍門太平興國改今名俗名酸棗門東曰安遠門俗名舊封丘門西曰天波門又號太安門至正年間汴人拒守不及遂築塞諸門止留五門然徽宗命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象餘杭之鳳凰山周圍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介亭其艮岳的在宮城東北景龍門內以東之地明矣後金宣宗

命尚書珠格高琪展築汴城就取艮岳之土擬築以為北面城垣其景龍江改為城濠諸池沼悉皆填平止有龍德宫前土嶺猶在俗名三山兒坡若以為艮岳遺址實為大謬龍德宫徽宗潛邸也在景龍門西離寶籙宫遠矣

岳珂桯史　艮岳初建諸巨璫爭出新意事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囿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擾為優場戲請於童貫願

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輿衛鳴蹕張黄屋以游至則以巨柈貯肉炙粱米翁傚禽鳴以致其類既而飽飫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在囿者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矣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日徽宗臨幸遠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靖康圍城之際有詔許捕馴籞者皆不去民徒

手得之以充餐云

汴京遺蹟志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汴京遺蹟志卷五至七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原任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沈安邦

謄録監生臣郭文鋕

汴京遺蹟志卷五

明 李濂 撰

河渠一

黄河

按宋史河渠志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伾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迹既湮河并為一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奔會不免決溢之憂然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自周顯德初

河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防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為赤河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按行將治古堤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遥堤以禦衝注之患五年正月帝以河堤屢決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府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濵德慱懐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堤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開寳四年十一月河決澶淵泛數州

官守不時上言通判司封郎中姚恕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五年正月詔曰應緣黄汴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蓺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别樹榆椰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戸籍高下定為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蓺者聽其孤寡惸獨者免是月澶州修河卒賜以錢鞵役夫給以茶三月詔曰朕每念河渠潰決頗為民患故署使職以總領焉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堤判官一

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闕員即以本州官充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於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為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薦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

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
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
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縉紳多士草
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為經久可
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
勉副詢求當示甄奬時東魯逸人田告者纂禹元經十
二篇帝聞之名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
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

河皆塞是後又決屢命樞密直學士張齊賢翰林學士宋白乘傳祭白馬津沈以太牢加璧而黄河之患終宋之世迄無寧歲濵河州縣之民田廬荒圮役調孔亟可謂困苦之甚也已

按黄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自西北氾水縣入境東至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寜州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黒洋山下而東南流經汴城之東北五里遂成大河下達於淮洪武三十二

年復決衝塌土城水從封丘門流入裏城官廨民廬渰没傾圮而城内之水久積不涸永樂九年乃於城之西北三十里自大河北岸復開新河導其水於中灤東入黄河故道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抵張秋入海歷歲滋久今皆淤為平地矣天順五年河復決衝入汴城内宗藩皆避水隣邑而官民悉移居城上以俟水消自是之後隄防有法黄河不入汴城殆百

年矣修堤捍禦之方誠不可不講司其事者所
宜留意也
治河通考論黄河故道　古自陽武北新鄉西南
入境東北經延津汲胙城至北直隸濬縣大伾山
北入海即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於大伾處地志
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於海疑即禹之
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則非禹之所穿漢文帝
十二年河決酸棗東南流經封丘入北直隸長垣

縣界至山東東昌府濮州張秋入海五代至宋兩決鄭州及原武東南陽武南流經封丘于家店祥符金龍口陳橋北經蘭陽儀封入山東曹縣境分為二派其一東南流至徐州入泗其一東北流合會通河自國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陽武原武祥符凡四度渰没護城堤又決陽武西南東南流經封丘陡門祥符東南草店村經府城北五里東過焦橋南過蘇村至通許西南分九道名

九龍口又南至扶溝太康陳項城諸州縣境入南直隸太和縣合淮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抵張秋入海今皆淤為平地其自滎陽縣築堤至千乗海口千餘里名金堤自河内北至黎陽為石堤激使東抵東郡為平岡西北抵黎陽觀下東北抵東郡津北西北至魏郡昭陽又自汲縣築堤東接胙城抵直隸滑縣界西接新鄉獲嘉縣界東南接延津縣界名護河堤在滎陽縣東南二十

里中牟縣東北境名官渡即曹操與袁紹分兵相拒處築城築臺皆名官渡在汲縣東南境名延津置關亦名延津又置關名金堤在新鄉南境有八柳渡皆因河徙而廢至國朝於祥符置河清廵檢司清河大梁陳橋三驛陳橋遞運所封丘縣置中灤廵檢司中灤新莊二驛儀封縣置大岡驛大岡遞運所通許縣置雙溝驛太康縣置義安驛長嶺遞運所扶溝縣置崔橋驛陳州置宛丘驛淮陽遞

運所項城縣置武丘驛皆因河徙而革

王回水議　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民用尤近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於水故官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也是以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修之未嘗廢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為之水官則莫若都水之職其主灌溉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其官至武帝之時尤增重之於是

又有左右使者使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於禹貢之學而習於知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為三輔都水都尉平當以明禹貢領護河堤蓋其任職之人未嘗不修其事而又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際言水事於書尤著而魏晉以來至於隋唐其官亦未嘗廢於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水臺或為水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舟卿而主治舟航河堤隋唐之時又

皆為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檝河渠二署隸之然於水事或領或否矣故天下不喻於水而失其水之性使以憂中國者起矣國家比歲之間水之為害亦甚矣自京城之中民被其苦亦有暴而衍溢者歷月不知所以洩之今國家懲前日之患而求於秦漢之故為之都水之任專其有司欲以知水之性此慮患之本也夫以患而設備求其功效而使之不為虛位則天下宜有明於水性若秦漢

之閒所謂水工者出矣茍得其水工而又以知水者居其任使之專其職而行於天下就視其水之利害得以循其故而治之不使數遷其任責之課最而信其黜陟則官得其人而分定則事益修矣故為今之慮水莫若如此

朱光庭論治河當專責水官　臣竊以君論一相相擇百官各任其職而天下治古今不易之道也今日朝廷內外無事惟治河為大役竊緣河之所

以可治朝廷難以遥度責在水官任職而已其所用物料所役兵夫水官既任責則朝廷自合應副將來成功則當不惜重賞設或敗事亦當必行重責如此則上有所取信而不致過舉下不敢欺罔而以實從事臣今日所聞則異於此朝廷只知河之當竭財力以應副而水官不任其責僥倖成功則自稱已力以兾重賞以至敗事則推過朝廷苟免重責此不可之甚者也伏見此役非小役也其

所責物料所役兵夫萬數不少若水官自不任責
則朝廷何所取信而興此大役伏乞朝廷指揮下
修河司取責水官委實可以回復大河結罪狀庶
使身任其責以實從事不至朝廷有所過舉所繫
事體甚大伏望聖慈早賜指揮
王巖叟乞詔大臣早決河議　臣伏以朝廷知大
河横流為北道之患日益以深故遣專使命水官
相議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拯一路生靈於墊溺甚

大惠也臣竊意朝廷黙有定論必欲紓患矣然昔者専使未還不知何疑而先罷議洎致専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議復興旣勅都水使者總護役事調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復罷數十日間而變議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他日雖有命令真不可易誰將信之夫利害之際自古以來不能無二三之説必朝廷之上力主一議斷而必行乃克有濟不容一人言之輙興一人言之輙廢大事大議而易

與易奪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有大害者七焉不可不早為計爾北塞之所恃以為險者在塘泊若河堙没勢雖退流猝不可濬浸失北塞險固之利一也使百萬生靈居無廬耕無田流散而不復二也乾寧孤壘危絶不足道而大名深冀腹心郡縣皆有終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敵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師無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運

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之間河流交漲占沒西路阻絕北使進退不能兩朝以為憂七也非此七者之害則委之可也緩而未治之可也且去歲之患已甚於前歲今歲之患又甚焉則將奈何伏惟陛下深拱九重此事之可否必以仰大臣大臣固當為陛下審慮謹發而謹持之以救大患不可坐視而無所處也伏望聖慈亟詔執政大臣早決河議而責成之實廟社生靈之幸

臣不勝愚忠

范純仁論黄河回復故道之難　臣昨日伏覩内降指揮黄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王孝先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寳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言此三道人君當保而持之不失者也又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時成所以堯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者用此道也且君心

如槃水常使平正無所趨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蓋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羣下競趨如川之流如山之摧不以其道則非一力之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審也臣令切詳所降指揮謂决要回復故道似聖意已有所向而為天下先矣臣聞先朝因人建議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為北敵所兼偶先帝不出建議者之名但以御批令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之徒以為萬全必勝尅日可得遂興靈武

之師後貽永樂之患致先帝獨當其憂羣臣無一人受其責者至今疲耗未復此陛下所親見不可不為深監也乞面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卿等已見但一面商量却使進入若别有所見亦須各自開陳如此則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上誤朝廷所有黄河利病乞付之羣臣有司子細商議以求必當如此則聖心不勞而堯舜之治可致矣

蘇轍論開河分水之非　臣為戸部右曹兼領金
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
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一月出
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贏餘其他金帛諸
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常恐天災流
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繹騷河議失當賦役
横起三者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復生計
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駑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

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陜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為深憂羌人困窮旋聞款塞惟有黄河西流議復故道爭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稍楗等物三十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特名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

河分水之策雖權罷大役而兵工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日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為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更也人皆仰之朝廷

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為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為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為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敵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熒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

大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況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環衞經北京漸歷邊郡餽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析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

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
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瀕河數十里爲之破稅
此其害也漲水旣去淤厚累尺粟麥之利比之他
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塚以避淫潦民習其事不甚
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爲隄防
不與之爭正得漢賈讓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
兵夫稍芟其數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
全復爲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爲

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為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敵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無幾矣其為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敵界中造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敵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為

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入敵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為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版築器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寒凍來歲春暖復調就便興役則意

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恥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禄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户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敢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元祐三年十一月上 轍時為户部右侍郎

范祖禹論回河成功之難 臣聞周靈王之時穀

洛水鬭將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為不可夫穀洛二水小川也王宫天子所居也小川水鬭以妨王宫太子晉猶深陳禍福之戒言川不可壅壅必有禍以其違天地之性也今大河豈穀洛之比又無王宫之害以何理而欲塞之也六國之時鄰敵相傾則勸人以動衆役民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之間以説秦令鑿涇水為渠漑田夫以一渠猶能疲秦使無東

伐令回河之役不知幾渠而自困民力自竭國用又多殺人命不可勝言之害此乃西北二敵所幸也是以臣與傅堯俞極言論列實以河北數路生民休戚國家安危輕重所係天地血脈已北向九年必非人力所能遏絶令之河流方稍復大禹舊迹入界河趨海初無壅底萬壑所聚其來遠大必無可回之理自古亦無容易塞河之事欲望陛下與執政大臣考臣等言之是非若以臣等所言為

是即乞以數路生民為念以國家安危朝廷輕重為急速賜指揮停罷修河今將大冬盛寒宜早降德澤免生民饑凍死亡正李偉等欺罔之罪如以臣等所言為不然方冊中語皆不可信而河有必回之理不於他處決溢為州郡大患不至苦虐數路兵民力役以致逃亡起為羣盜及不至火急收買數千萬物料致非時斬伐林木殘害天地之所生科擾州縣鄉村坊邑人民鞭笞枷錮星火督責

致百姓驚騷流離之苦又免枉費國家不貲之計以致公私匱乏倉庫空竭內則姦狡窺伺別致生事外則四夷傳聞萌心作過但令大臣保得必無上件數事回河必有成功則臣等所言顯為謬妄豈可但隱忍而已須當正臣等所言不當之罪黜責以勵後來乃可以示朝廷典法今不試驗臣等所言是否以救朝廷過舉而章奏纔下未及累日即蒙優加美遷臣不知大臣此謀為國邪為身邪

若為國則當公天下之言盡河之利害不當以官
職姑息使人不言若為身則是惟欲人之同已而
不欲人之異已豈惟國事不當如此為大臣身謀
亦未為得也人臣官愈進則當憂國愈深寵益加
則當愛君愈切臣聞命遂緘默不言不惟臣心實
有所愧有識之士必指臣為貪利無恥忘國不忠
之人伏望聖慈宣問大臣臣等所言回河是否如
上所陳數件事理别白是非明辨可否則生靈幸

甚宗社幸甚

元祐四年廟堂用李偉之議再興回河之役復置修河司祖禹時為諫議大夫同傅堯俞各上疏論列未幾除堯俞為吏部尚書祖禹為給事中祖禹遂連上二疏此第二疏也時論以為真諫議云

汴京遺蹟志卷五

汴京遺蹟志卷六

明 李濂 撰

河渠二

汴河

汴河在今縣治南三十五步即浚儀渠也源出滎陽縣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東經京城内合蔡河名莨蕩渠又名通濟渠自隋大業初疏通濟渠引黄河通淮至唐改名廣濟渠宋都大梁諸水莫比為重其淺深有度

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察之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為凖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運東南之産百物衆寶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炭内外仰給焉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屢易易則度地形相水勢為口以逆之遇春首輙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役者多溺死吏又侵漁為奸而京師常有決溢之虞太祖建隆三年十月詔緣河州縣長吏常以春首課民夾岸植榆柳以固堤防太宗淳化二年六月

汴水決浚儀縣帝乗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謁帝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餘步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回馭遂捧輦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旰水勢稍定帝始就次太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濘沾衣知縣宋炎亡匿不敢出特赦其罪至道元年九月下詔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後元世祖至

元二十七年河決祥符之義唐灣自汴城迤東至陳留杞縣汴河及堤皆為所淤而水則入於蔡河洪武二十四年黄河改徙而蔡河亦淤塞矣今省城延慶觀前有小磚橋汴渠故蹟微存俗名臭河兒

張洎論汴水疏鑿之由　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即今成臯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為害最甚乃於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

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敝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洚水至于大陸洚水即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為九道下至滄州今為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惟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

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為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為之鴻溝莨蕩渠自滎陽出五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莨蕩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為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

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
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晉楚戰于邲邲又音汳即汴
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
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
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
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兹乃絶惟汴渠
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太和中桓温北伐前
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

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尚書左丞皇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為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縣至於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為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

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為廣濟渠開元中黄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隂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濬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隂縣北八十里合於淮踰時畢功旣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徳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

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已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絕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厓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閒有水道而平岡亘其中曰雞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

白沙趨東關經盧壽浮潁涉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泝淮之險經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兵即知兵甲在外也惟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

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故禄山犯闕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四百餘騎甲兵皆在郡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

京邑民庶十倍甸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脈分咸會天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惟汴水橫亘國中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甽以奉巡遊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絶於百代之下終為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

按洎言汴河疏鑿之由最為明悉故備錄之以

識舊蹟

張方平論汴河　臣竊惟今之京師古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於梁因而建都至於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强敵共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奪敵承其獘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模早狹不還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豈

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立定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多是雜色粟豆但充口食馬料惠民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相兼小麥此乃太倉

蓄積之實今仰食於官廩者不惟三軍至於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太半待飽於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夫京大也師衆也大衆所聚故謂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城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大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近歲陳説利害以汴河為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數更必致

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惟陛下特回
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熈寧六年上時知應天府
按方平之言為王安石發也問嘗考求汴河之
渠漫不可復今所謂孫家渡河者亦自滎澤而
下引河為渠由朱僊鎮東南達於淮泗似亦汴
渠之遺意特以不近都會而轉漕非其所資故
任其淺涸而不為之跡濬耳
梁肅乞開舊日汴口　臣愚嘗求世務之急得諸

道路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可喜及考其事則可
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
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至此流入於河後
欲導洛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峻起
東西堤闢大河於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間缺
為斗門以通舟楫其實導河水助洛之淺涸也洛
水本清今汴常黄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
行者附大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京西

所有不足以為支費轉運司每每請於朝廷勢不能不為之應副切計自緣清汴之費其夫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於欺罔之姦朝廷惑於安流之説税屋之利恬不以為慮殊不知新沙疎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則爛熳潰散將使怒波循流而下直冒京師其患豈勝言邪此其大可懼者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時京師萬一之患亦已誤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衝

以終除其害哉為今日之計宜復為汴口依舊引大河一支啓閉以時還祖宗百年以來潤養生民之賜誠為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潰注以長為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牽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漕運以蠲重載留滯之弊時節啟閉以除蹙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賈大船以供京師之饒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怨也惟拆去兩岸舍屋盡廢僦錢為

害者一而不甚大所謂損小費以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爾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水利之臣付之無牽浮議責其成功伏望聖慈面諭大臣商擇而施行之事繫國體願留宸心元祐四年上

先是元豐元年西頭供奉官張從惠上言去年七月黄河暴漲異於常年水落而河稍北去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闊可鑿為渠引洛入汴

萬世之利也范子淵時為都水監丞畫十利以獻上遣燾行視利害還言不便又命內侍宋用臣往度用臣還言可為於是詔用臣為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勞民動衆費用不貲燾時為御史中丞復上此議云

沈括夢溪筆談　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浚祥符中閤門祗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洫權借浚汴夫自是後三歲一浚始令京

畿民官皆兼溝洫河道以為常職久之治溝洫之
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歲
歲堙澱異時京師溝渠之水皆入汴舊尚書省都
堂壁記云疏治八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堙澱
京城東水門下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隄外平
地一丈二尺餘自汴隄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熙寧
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余嘗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
師上善門量至泗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

十步京師地勢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於京城東數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見舊底驗量地勢用水平望尺幹尺量之不能無小差汴渠隄外皆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時為一堰節其水候水平其上漸淺涸則又為一堰相齒如階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高下之實

王文正公筆錄　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

為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實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畎澮之利湊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煬將幸江都遂析黄河之流築左右隄三百餘里舊所湊水悉為横絶散漫無所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濕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覆舟之患十有二三昔之漕運冬夏無限今則春開秋閉歲中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泝沿兩無艱阻今則逆流而上乃重載而行其為難也甚矣沿流而下即虚舟而往其為

利也背矣矧自天子建都而汴水貫都東下每歲
霖澍決溢為慮由斯觀之其利安在然歷世浸遠
詎可卒圖異日明哲之士開悟積惑言復曩迹始
信兹言之不謬也

僧文瑩玉壺清話　周世宗顯德中遣周景大濬
汴口景知汴口既濬舟楫無壅將有淮浙巨商糧
斛萬貨臨汴無委泊之地諷世宗乞令許京城民
環汴栽榆栁起臺榭以為都會之壯世宗許之景

踞汴流中起巨樓十二間方運斤世宗輦輅過因問之知景所造頗喜賜酒犒其工不寤其規利也景後邀巨貨於樓山積波委歲入數萬計云小人之黷貨罔上如此

陳傅良論汴河最重　本朝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陜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黄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蔡河入汴至京師

京東之粟自五丈河歴陳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為最重

陳霆兩山墨談　宿州至靈壁縣循古岸而行問之乃汴堤下即汴河也煬帝鑿此以幸江都世代變遷故道湮塞宋濬之以通運餉而東南舟車之赴汴京者必由於此米芾所謂船頭出浪翠屏間蓋指此河也今歳久復湮且種藝成畝矣堤間多卧古峯石空嵌秀溜蒼翠可掬亦有甚大者相傳

謂宋營艮嶽取石於靈壁綱運未訖而汴都被兵遂棄於此千載尤物撫之可浩歎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汴京遺蹟志卷六

汴京遺蹟志卷七

明 李濂 撰

河渠三 附京畿溝洫暨堤閘渡口潭泊

蔡河

蔡河貫京師為都人所仰兼閔水洧水潩水以通舟楫閔水自尉氏歷祥符合於蔡是為惠民河洧水自許田注鄢陵東南歷扶溝合於蔡潩水出鄭之大隗山注臨頴歷鄢陵扶溝合於蔡凡許鄭諸水悉會焉猶以其淺

涸故植木横棧為水之節啓閉以時建隆二年四月太祖命中使浚蔡河設斗門節水自京師距通許鎮三年詔發畿甸陳許丁夫數萬浚蔡河南入頴川其自尉氏北流至汴京戴樓門東廣利水門入城名西蔡河接閔水繚繞城内其從陳州門西普濟水門出城流經通許復接舊蔡河名東蔡河即所謂惠民河也又至陳州東南蔡河口入於沙河以通陳蔡汝頴諸州之漕運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黄河決祥符之義唐灣而西蔡河上

源由是湮塞其汴河下流亦皆淤塞而不能東達淮泗其水亦入蔡河焉後以其水淺不能行舟乃立閘以積水洪武初自裏城東南置小木閘一十有九以行舟楫洪武三十二年黄河泛溢而河及閘俱被湮廢今南薫門内東西有河積水弗涸不復通舟楫矣是河之上有東西二橋見存東曰小橋直對南薫門西曰雷家橋在今南察院前即巡撫治所也

金水河

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導自滎陽黄堆山其源曰祝龍泉太祖建隆二年春命左領軍衛上將軍陳承昭率水工鑿渠引水過中年名曰金水河凡百餘里抵都城西架其水横絶於汴設斗門入浚溝通城濠東匯於五丈河公私咸利焉乾德三年又引貫皇城歷後苑内庭池沼水皆至焉開寶九年帝步自左掖按地勢命水工引金水由承天門鑿渠為大輪激之南注晉王第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詔供備庫使謝德權決金水自天

波門並皇城至乾元門歷天街東轉繚太廟入后廟皆甃以礲甓植以芳木車馬所經又累石為間梁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復引東由城下水竇入於濠京師便之神宗元豐五年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遣宋用臣按視請自板橋别為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後卒不行乃由副堤河入于蔡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曰天源先是舟至啓槽頗滯舟行既導洛通汴遂自城西超宇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堤凡三千

三十步水遂入禁中而槽廢然舊惟供灑掃至徽宗政和間容佐請于七里河開月河一道分減此水灌溉内中花竹命宋昪措置導引四年十一月畢工宣和元年六月復命藍從熙孟揆等增堤岸置橋槽壩牐濬澄水導水入内内庭池籞既多患水不給又於西南水磨引索河一泒架以石渠絶汴南北築堤導入天源河以助之見諸宋史者如此自金元以來淤塞不存矣

五丈河

五丈河在安遠門外唐武后時引汴水入白溝接注湛渠以通曹兖之賦因其濶五丈名五丈河即白溝河之下流也唐末湮塞周世宗顯德四年疏汴水入五丈河自是齊魯舟楫皆達于汴宋太祖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往定陶規度發曹單丁夫數萬以浚之歲漕上供米六十二萬石太祖曰勞民奉已朕不忍為今浚河不獲已也三月幸新水門觀放水入河先是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詔左監門衛將軍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水造

斗門引京索蔡河水通城濠入斗門俾架流汴水之上東進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公私咸利三年正月遣右龍武統軍陳承昭護修五丈河車駕臨視賜承昭錢二十萬乾德三年京師引五丈河造西水磑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正月命發近縣丁夫浚廣濟河其河自汴城西則名白溝由善利水門東北則名五丈其實一河也宋又更名廣濟河金元以來累經黄河泛溢淤塞

王文正公筆録　國初方隅未一京師儲廪仰給

惟京西京東數路而已河渠轉漕最為急務京東自濰密以西州郡租賦悉輸沿河諸倉以備上供清河起青淄合東阿歷齊鄆涉梁山濼濟州入五丈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石所謂清河即濟水也而五丈河常苦淤淺每春初農隙調發衆夫大興力役以是開濬始得舟楫通利無所壅遏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尤所屬意至歲中興役之際必輿駕親臨督課率以為常先是春夫不給口食古之制

也上惻其勞苦特令一夫日給米二升天下諸處役夫亦如之迄今遂為永式

六丈河

六丈河在封丘門外相傳宋時恐河水為患開鑿此河以殺其勢諺曰爾有三丈水我有六丈河即此河也洪武二十四年及三十二年兩遭黄河泛溢淤塞

太黄寺河

太黄寺河一名埽頭河在城東北三十五里即黄河之

支流也

伯俞河

伯俞河在城西南三十里八角保伯俞村古孝子伯俞居此故名下流南經木魚寺北合汴水至通許清水口入黄河盖其河自中牟界東流至八角保則名伯俞河下至新倉則名安家河至鄭店則又名魯溝河隨地而異名其實一河也

掣水河

掣水河有二一在城南戴樓門外東流一在城東揚州門外南流二流奔至東南合而為一南至赤倉保鍾家岡入于黄河其河之名古未有也永樂二年因河水為患城之内外積水不涸有司督率軍夫始開導以利民是後河雖溢流而水不復入城矣

沙海

沙海在城西北一十二里按戰國策齊欲發卒取周九鼎顔率說曰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于沙海之上為

日久矣蓋謂此也隋文帝疏鑿舊跡引汴水習舟師平陳後立碑其側以紀功累經河水淤平莫詳其處

白溝

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纔勝百斛船踰月不雨即竭至道二年三月内殿崇班閤光澤國子博士邢用之上言請開白溝自京師抵彭城吕梁口凡六百里以通長淮之漕詔發諸州丁夫數萬治之以光澤護其役議者非之會宋州通判王矩上表極陳其不可且言

用之田園在襄邑歲苦水潦私幸渠成遂罷其役咸平六年用之為度支員外郎又令自襄邑下流治白溝河導京師積水而民田無害神宗熙寧六年都水監丞侯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水為源做眞楚州開平河置牐則四時可行舟因廢汴渠帝曰白溝功料易耳第汴渠歲運甚廣河北陝西資焉又京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遽廢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無窮之利也當別為漕河引黄河一支乃為經久馮京曰

若白溝成與汴蔡皆通漕為利誠大恐汴河終不可廢帝然之詔劉璯同叔獻覆視八月都水監言白溝自濉河至于淮八百里乞分三年興修其廢汴河候白溝畢功別相視仍請發穀熟淤田司并京東汴河所隷河清兵赴役從之七年正月都水監言自盟河眏導汴南諸水近者失於疏浚為害甚大於是輟夫修治而白溝之役廢初王安石欲罷白溝修汴南水利帝曰人多以白溝不可為而卿獨見可為安石曰果不可為罷之誠宜

若可為即俟時為之何必計校人言也徽宗政和二年十月都水監丞孟昌齡言開濬舍暉門外白溝河開堰放水仍舊通流

京畿溝洫

汴都地勢廣平賴溝渠以行水潦眞宗景德二年五月詔開京城濠以通舟檝毀官水磑三所三年分遣入內內侍八人督京城內外坊里開濬溝渠先是京都每歲春疏濬溝瀆而勢家豪族有不即施工者帝聞之遣使

分視自是不復有稽遲者以至雨潦暴集無所壅遏都人賴之大中祥符三年遣供備庫使謝德權治溝洫導太一宮積水抵陳留界入亳州渦河五年三月帝宣視守臣曰京師所開溝渠雖屢鈐轄仍令內侍分察吏擾仁宗天聖元年八月東西八作司與內殿承制閤門祇候劉永崇等言內外八廂捌置八字水口通流兩水入渠甚利慮所置處豪富及勢要阻抑乞下令巡察從之二年七月內殿崇班閤門祇候張君平等言準勑按視

開封府界至南京宿亳諸州溝河形勢疏決利害凡八事一商度地形高下連屬開治水勢依尋古溝洫浚之州縣計力役均定置籍以主之二施工開治後按視不如元計狀及水壅不行有害民田者按官吏之罪令償其費三約束官吏毋斂取夫衆財貨入已四縣令佐州守倅有能勸課部民自用功開治不致水害者叙為勞績替日與家便官功績尤多别議旌賞五民或於古河渠中修築堰堨截水取魚漸至澱淤水潦暴集河流不

通則致深害乞嚴禁之六開治工畢按行新舊廣深丈尺以校工力以所出土於溝河岸一步外築為堤埒七凡溝洫上廣一丈則底廣八尺其深四尺地形高處或至五六尺以此為率有廣狹不等處折計之則畢工之日易於覆視八古溝洫在民田中久已淤平今為賦籍而須開治者據所占地步為除其賦詔令頒行神宗熙寧元年三月都水監言畿内溝河至多而諸縣各役人夫開淘十纔二三須二三年方可畢工請令府界提點

司選官與縣官同定緊慢工料據合差夫數以五分夫役十分工依年分開淘提點司通行點校從之二年閏十一月詔以府界道路積水妨民輸納命都水監差官溝畎元豐五年詔開在京城濠闊五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不及者至泉而止徽宗大觀元年七月以京城霖雨水浸居民道路不通遣官分督疏導是月又詔自京至八角鎮積水有妨行旅轉運司選官疏導修治橋梁毋使病涉

李綱論都城積水為害疏　臣伏覩陛下以積水暴集淹浸民居廹近都城累降御筆處分遣官固護隄防拯濟漂溺仰見陛下聖慮焦勞曲盡防患之理臣竊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年未甞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遠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謁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為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已以宗廟社稷之靈恃雉堞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浸

淹旬時因以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
天戒博詢衆謀之時而群臣竭智効力捐軀報國
之秋也累日以來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惟之
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繇災害非易禦必有
銷去之策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臣愚伏望
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廷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
採者非時賜對特加施行因衆智協衆力濟危圖
安上以荅天地之戒下以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

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親加識擢得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輙有已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伏望聖慈降旨閤門許臣來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仰裨聖意之萬一

宣和元年六月上時為起居郎

李綱論都城積水第二疏　臣近嘗奏請以水潦為患乞賜燕閒敷陳利害今月十四日崇政殿侍立閤門傳旨令臣先退惶懼戰慄居家待罪不敢

供職聖恩寛厚未奉誅責日夕惴恐跼蹐無地伏
念臣愚惷孤立惟知仰事陛下以國家為心比見
積水暴集逼浸都城私憂過計輙貢狂瞽情迫意
切言皆不倫自干雷霆之威死有餘罪自非陛下
恕其愚直天地父母矜而憐之誰復為臣言者竊
以水旱之災雖堯湯有所不免惟聖人為能遇災
而懼側身修行愽詢衆謀以銷去之故堯於洪水
方割之時有疇咨之言湯於旱既太甚之日有六

事之責皆轉災以為福易沴以為和此古聖人之
明驗也今者水患之來起於倉猝人心惶懼遠邇
震驚仰賴宗社之靈陛下睿筭之審屢降御筆處
分疏導已漸退落雖畿甸旁近皆罹其災而都城
無虞人心漸定臣竊謂水災既退之後朝廷未可
以為無事正宜謀究利害增其固防寅念天戒益
以脩省不可怨也臣愚戇不揆輒復昧死上便宜
六事一曰治其源二曰弱其勢三曰固河防四曰

恤民隱五曰省煩費六曰廣儲蓄惟陛下留神幸
察臣恭惟國家卜世定鼎建都大梁平原沃野彌
望千里非有高山峻嶺為之險阻而都城以西京
索交流陂澤相接自西徂東地勢傾下加以雨淹
不能吞納則決溢東注俯灌都城其勢然也為今
之計莫若相視陂塘疏導京索增卑培薄固以隄
防節以斗門旱則水有所泄雖經霖雨其勢不能
接連城下可以為萬世之利此則治其源之策也

臣觀自昔善捍水患者必為長堤以制其衝意謂以數仞之城而拒方至之水風濤之所鼓薄亦已危矣限以長隄殺其怒勢然後人力可施而城益堅今積水之來自都城之西浩如江湖東抵汴岸南阻新隄雖停蓄深廣而卒不能至城下者有隄以為之阻也由隄而行散漫湍激至都城之南則徑抵護龍河者無隄以為之阻也為今之計莫若拒城數里之外因高地勢繚以長隄使雖有積水

決溢之患循隄四瀉不能薄城可以禦一時之急此則弱其勢之策也國家都汴處大河之下流其所恃以為固者埽岸堅而法制嚴也比年以來玩習苟簡護衛之卒散於抽差備禦之儲耗於轉易河嚙隄防日朘月削恬不加恤如廣武埽其距清汴纔百餘步去東危亦屢矣其不決溢者特幸耳使夏秋之交來霖雨湍暴之勢果能保其無虞乎夫以陂澤積水暴集之患猶可驚駭況大河之勢

可不為之深慮哉臣愚願擇深知河事者相地形
回清汴使與大河相遠仍詔有司遵守法制存留
兵卒儲積材用敢有抽差轉易者必正典刑此則
固河防之策也今茲積水之來衝白沙蕩中牟廹
都城散漫畿甸之邑淹浸屋廬漂溺民畜損傷苗
稼不可計數今又決其南以注於陳蔡之郊決其
北以注於相衛之境疏汴渠之下流於陳留則數
千里之内悉被其患矣陛下惻怛憂勞降詔拯濟

德意甚厚臣猶竊慮州縣監司未能悉意奉行也
願詔諸路災傷地分今年秋租並與蠲免水過之
後安集民居借貸賑濟務令復業無使失所以副
陛下之意此則恤民隱之策也臣竊惟去歲江淮
泛溢東南之民悉皆流移賴陛下聖慈以六路上
供米斛廣加賑濟民得無死德至渥也然州縣蕭
條帑廪匱乏迨今未復今畿甸旁近又有積水之
患矣何以堪之臣愚願陛下斷自淵衷凡營繕工

役花石綱運有可省者悉令減罷數年之間民力漸復國用稍足然後惟陛下之所命且裕民豐財莫此為大臣所謂罷不急之務者此也臣又惟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二十七年必有九年之蓄然後無旱乾水溢之患教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是為太平治之至也祖宗以來舊有封樁米斛以千萬計所以為兵民之備宗社之本也比年以來工役浸多仰食者衆歲以侵耗遂以殫竭今國

計所仰者獨東南六路轉輸歲額耳假使一方水旱歲額不登將胡以自給静以思之可為寒心臣愚願陛下明詔有司裁冗食者幸歲豐登自朝廷多降糴本委彊幹官吏廣行收糴別項上供以充封樁之數歲歲一如祖宗舊額而後止此朝廷之所優為何不留意而獨為此懔懔也養兵足國莫是為急臣所謂廣國計之儲者此也凡此六者皆當今之要務顧臣智識淺陋文字荒踈言不足以

達意惟陛下裁擇下臣章宰執議其可否如可採
録望與施行臣比者嘗獻愚計伏蒙聖慈寛假未
賜鈇鉞之誅輒復自竭冒昧天聽庶幾芻蕘之言
有補萬一宣和元年八月上

堤閘渡口潭泊諸蹟

堤

隋堤一名汴堤在汴河之上隋煬帝大業元年命尚書左丞皇甫誼復西通濟渠作石陡門引河水入汴汴水入泗以通于淮築堤樹栁御龍舟行幸以達于江都人稱其堤曰隋堤

護城堤離城三里一名三里堤西北接金村遶城圍抱東南直抵蘇村蓋前代築以防水者後被河水衝圮國朝正統間廵撫侍郎于謙因河逼汴城乃築東西北三面以禦之範鐵犀勒銘其背以鎮永遠景泰二年廵撫都御史王暹補築南面與東西相接凡四十餘里號大堤焉天順五年侍郎薛遠因河入汴城乃於麗景門置石牐以洩內外積水

落藜堤在固子門外西北其地方生落藜故名

高門堤在固子門外西北西連落藜堤因在梁惠王古城髙門之北故名

金村堤在城西北西接高門堤因在金村之側故名

十八里堤離城一十八里西北接封丘縣界東南抵窪務係太平岡前代築以防水後被河水衝圮

夾堤在固子門外宋時所築以夾護金水河西接中牟東抵外城後圮于河

埽頭堤在城東北馬尾墻保元時所築以防河患東接陳留縣境西抵陳橋

接岡堤在城西永安保西接沙岡

橫堤在鄭門外南接大堤北抵接岡堤

婁堤在城東婁堤保南北約十里餘

汴護堤在城西舊汴河北岸

金水堤在裏城外西至固子門東抵城濠

閘

小木閘在裏城外之東南　惠濟閘在陳州門外

獨樂閘在城東南白墓子岡之東　赤倉閘在城東南赤倉保之西

萬龍閘在城東南赤倉保之南

以上諸閘俱為蔡河而設元末廢壞洪武初重修二十四年黄河南徙蔡河及閘皆為淤塞不復可見矣

渡口

杏花營渡在城西南十五里　八角渡在城西南三十里俱路通中牟縣

白墓子岡渡在城東南十五里

赤倉渡在城東南三十里俱路通通許縣

梁家淺渡在城南十五里路通尉氏縣

以上五渡俱濟黃河以河徙而廢

陳家口渡在城東南二十里

善善李渡在城南二十五里俱通尉氏縣

清水河渡在城南三十里

以上三渡俱濟黃河之支流亦以河徙而廢

潭

蓮花潭在城東十里

清水潭在城西三十五里

龍潭在城外四十里南北堤口有左右二潭歲旱禱雨輒應

赤倉潭在城東南四十五里

泊

刺史泊在城東南鄭店保南

楊子岡泊在城東北霍赤岡保

楊六郎宅水泊在裏城內西北

龔家泊

冉家泊

牛家泊俱在城西南八角保

以上諸蹟俱湮于河水無復存者矣

汴京遺蹟志卷七